

開放文學 – 風花雪月 – 花月痕  
第四十五回 竹竿嶺舊侶哭秋墳 縱陽縣佳人降巨寇

話說荷生自楊柳青撤防，到了青萍驛，接見太原各官。驚知癡珠、秋痕先後去世，大為惘然。是夜，就枕上撰一付挽聯，是：萬里隔鄉關，柳一片白雲，問魂兮幾時歸也？

雙棲成泡影，剩兩行紅淚，傷心者何以哭之！

次日進城，唱起凱歌，打起得勝鼓。鬧得一城人觀看，熱烘烘的擁擠。到了行館，采秋迎出并門仙館。小別三閱月，兩人相見，欣喜之情，自不用說。祇接續見客，直到二更天，市能退入內寢細談。說起癡珠、秋痕，兩人十分傷感。采秋便將挽秋痕的聯句，述給荷生聽，唸道：

「有限光陰丁噩夢；不情風雨虐梨花。」荷生道：「好！我的聯是這十六字。

癡夢醒時，秋深小院；

劫花墮處，春隔天涯。」采秋也道：「超脫之至！」荷生隨把挽癡珠的句，也唸給采秋聽。

次早，一起寫好，分頭張掛去了。下午親往秋華堂，排上一臺祭品。換了素服，哭奠一番，就同子善大家到西院流覽一回。琴在人亡，十分惆悵。見焦桐室粘的詩箋，有《五月下浣重過秋心院感賦》七律二首，因唸道：

「沉沉綺閣幌雙垂，頻卜歸期未有期。

杯影蛇弓魔入幻，帷燈匣劍鬼生疑。

搏沙蹤跡含沙射，銷骨讒言刺骨悲。

昨夜落梅風信急，紙窗策策益凄其。

眉峰離恨鎖層層，欲斷情絲總未能。

不恤人言誰則敢？可憐薄幸我何曾！

半生豪氣銷雙鬢，九死癡魂傍一燈。

碧落黃泉皆誑語，殘更有夢轉堪憑。」唸畢，正向子善說話。祇見索安回道：「汾神廟主持心印求見，說有韋老爺遺囑面回。」荷生道：「甚好。我正要去往訪。」就同子善迎了出來。

心印行禮，荷生拉住，敘些契闊，又謝他經理癡珠喪事。心印灑淚道：「貧僧二十年心交，聚首天涯。竟為他辦了這等事，說來就可傷心！」荷生聽了，皆淚欲滴。

心印便將癡珠遺囑述了一遍。荷生向子善道：「這事自是後死者之責。但我簡牘紛紜，心也粗了。學問我又不如他，怎能替他纂輯起來？祇好暫藏在我那裏。至詩文集，儘管付梓吧！」子善躬身道：「是。」荷生又坐了一會，走了。

次日，荷生因禿頭求差健弁，齎著癡珠遺札回南，遂作一緘，寄給謾如，也交差弁帶去。此時子秀回省銷差，接著余馱如緝捕鹽壘差務，也完竣到省。大家商議道：「南邊道路不通，秋華堂又不便久停靈輻，不如就葬并州，附以秋痕，完了他生時心願。」回明荷生，荷生道：「歸葬為仁，隨葬為達。況時事多虞，葬了也完我們一件心事。」大家道：「是。」

嗣後心印、池、蕭看准南門外竹竿嶺一區墳地，就在夫妻廟後。於是擇了九月初二未時，將癡珠、秋痕兩柩安葬。

就嶺下善人村，買一百畝田地、五十畝菜園、一所房屋，將跛腳配給禿頭，便令搬往守墓。穆升、林喜、李福三人，荷生都收作跟班，就贊甫、雨農，也延入文案處。秋華堂仍做遊宴公所。汾神廟西院，自從癡珠死後，都說有鬼，沒人敢住。後來是韋小珠搬入作寓，纔把謠言歇了。秋心院也紛傳有鬼，後來是一邵姓買為別業。這便是癡珠、秋痕兩人結局。

一日，采秋和瑤華商量上墳。這日林喜、李福到夫妻廟伺候。采秋、瑤華素服，祇帶了穆升、紅豆、秋英，由甬道坐小轎出城。

穆升騎馬先走，紅豆、秋英坐一輛車，跟轎而行。到了城外，采秋、瑤華、紅豆、秋英一起換了馬。路上歇一歇，便望見竹竿嶺夫妻廟。

林喜、李福迎出，兩人下馬，進得門來。破廟荒涼，草深一尺，見一群的羊在那裏吃草。頽垣敗井，廊廡傾欹。進了前殿，尚自潔淨，也排有兩三張破的木几，靠牆一張三腳的桌。這是林喜先到，教看廟預備的。廊下自有行廚供給，穆升捧上兩碗茶來。

紅豆、秋英跟著采秋、瑤華，看了塑像和那壁間畫像、殘碑，說道：「去年八月十五，癡珠、秋痕不到這裏祭奠麼？不想今年，我和你來祭他！」瑤華也覺黯然欲絕。

兩人喝了茶，逛到後殿。見西邊坍了一角，風搖樹動，落葉成堆，淒涼已極。又聞得遠遠有人哭聲。

紅豆、秋英站在倒牆土堆上，見牆外桃樹下拴一匹黑驢，一人看守。李福認是汾神廟的人，問道：「你來做甚麼？」那人道：「我跟師父上來上墳。」采秋向李福道：「韋老爺的墳，在廟後那裏？」穆升道：「祇在牆外西邊，這裏去，不上一箭地。」瑤華道：「這般近，我們打這裏步行去。」采秋道：「甚好。」便攜著瑤華的手，步上土坡，穆升前引。

兩人憑高遠眺，見平原地遠，曠野天低，覺得眼界一空。到得下來，便是廟外。疏林黃葉，荒徑寒蕪，蕭條滿目，早令人悲從中來。轉向西，遠遠的望見三尺孤墳。

墳前點著香蠟，一個穿袈裟和尚正在膜拜。禿頭燒紙，哀哀的哭。林喜跟著祭品的擔，也纔到墓下。采秋道：「等和尚走了，我們祭吧。」穆升道：「他們現已哭過，想是知道我們上來，匆匆要去。槐樹下的驢不牽向前麼？」只見禿頭和林喜說了幾句話，和尚點點頭，繞向東邊而去。

紅豆、秋英便攜著采秋、瑤華，到了墳上。見墓碑題的是：「東越孝廉癡珠韋公之墓。」林喜早排好祭筵，采秋灑淚上香，拜了一拜。瑤華也灑淚行了禮。紅豆澆酒，秋英執壺，林喜、穆升焚紙。事畢，四人以次磕了頭。

祇李福在夫妻廟中照料，不曾跟來。禿頭盡著哭。采秋、瑤華十分傷感，俱站不住。那烏驢和瑤華的馬都扯在墓前伺候，就不再回到夫妻廟。祇勸諭禿頭數語，上馬走了。這且按下

待小子表出，潘碧桃一番好結果來。碧桃自與錢同秀撒賴以後，并州是站不住。他媽便將碧桃走了絳州，又走了澤州、走了清化、走了汴梁。汴梁自古佳麗之地。近來黃河遷徙不常，又新遭兵燹，中州光景，就也不可再問。但是樊樓之燈火成墟，飯甑之琵琶還伙。碧桃閱人既多，又戒了煙，容華遂愈煥發。迷香洞裏，居然座客常滿。

一日，來個道人，授以操縱吐納摩、咒頓挫之訣。臨行說道：「你過此便當發跡。」祇這道人去後，無論舊寵新歡，相對總是味如嚼蠟。

後來篋片領個豪華公子到門，這碧桃放出手段，百般討好。那公子見得碧桃千嬌百媚。也就十分憐愛。不想晚夕兩口鬪一陣，一個是渺乎其小，一個是廓其有容。還是碧桃依他唱個「後庭花」到了天明，竟自走了。

數月門庭寂然。母女十分站不住，聽說樊城熱鬧，現在賊退。遂帶了猴兒，徑行上路。

這日，離樊城不上十里，日早落了。對面忽來一隊游騎，車夫望風而遁。當頭一個少年，望著碧桃，便跳下馬搶了，飛鞭而去。

沒有三里多路，天快黑了，投一小小鄉村。碧桃高叫救命，村中的人，沒個來理。這少年向一家門首停住，裏邊有個婦人，黃

瘦的臉兒，手拈盞燈，將碧桃扶下。

碧桃跳擲喊哭，那婦人笑道：「哭也無益，喊也枉然。」這少年也說道：「娘眼子安靜，我們不是食人老虎。」碧桃道：「你還我的媽，我便跟你。」那少年道：「這是容易的事，馬上就到。」

碧桃見他沒甚歹意，就停住哭，與婦人見禮。那少年已將他媽帶來見面，碧桃大喜。

看官，你道這隊游騎，又是那股賊哩？原來淮北一帶城池，近為員逆頭目呂肇受竊踞。

這肇受原是樅陽縣著名劇盜，卻極孝順。縣官破案，一拘他娘，便自投到。後來積案多了，幾斃杖下。幸站木籠，有個官善於風鑿，見他臉有紅光，便放了，今去投軍。不想肇受投賊，受了偽職。踞了樅陽，擁有淮北千餘里鹽利。與河南捻首姚蒼琳結為兄弟，以此餉足兵多，勢強援眾。祇是生平有個缺憾，是個驢形。自做賊以來，不知糟蹋了整千整萬婦女，卻不曾了一回賬。以此四佈游騎，到處擄搶。

這少年擄得碧桃，獻了肇受，肇受見面，也不甚為奇。這日酒後，叫來服侍。不料碧桃，竟禁得起春風一度，而且曲盡媚嫵之態。這是肇受不曾嘗的滋味，當下樂得心花怒開。告了他娘，擇日成親。賞了少年一百兩金，差人迎了碧桃的媽，連猴兒也得了好趣。

看官，你道人生無論甚麼人，肯從根本上著點精神，再沒有不好呢！碧桃那般淫賤，終始與他媽相依為命。肇受那般榮華，也是終始與他娘相依為命。他娘這會，見個粉妝玉琢的媳婦來了，喜歡之至。這碧桃就珠圍翠繞，做起夫人。

看官，你道是好結果不是？尤可喜者，一夕枕上，兩人各訴衷曲。碧桃說道：「你如今富貴極了，祇是依人，自來是沒結果呢！你怎不反正？將淮北鹽利獻與朝廷，必有一番獎勵。然後請率所部討賊，就這千餘里地，征稅課做我糧餉。金陵守得住，我且霸住一方；金陵守不住，我便做個陶朱翁。你道好不好呢？」說得肇受一骨碌跳起，拍掌道：「上策，上策！娘子軍，我先要投降了！」

次日，肇受果然託記室做個降書，又遣人私送北帥許多財物。後來奉到諭旨，著授淮北提督，改名蓋忠。碧桃竟自得了一品大人的誥命。正是：

羽鐵鳳凰，語通吉了；

腐草為螢，道在屎尿。

欲知後事如何，且聽下回分解。